為破處搞到入醫院，值得咩？

作者: Jerry(恆愉)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炮

中學什麼都不好，頭髮不能太長、褲腳不能太窄、分數不能太低.....什麼都得跟校規走。

什麼都不好，就是學生妹好。

如果趕得上在畢業前把上一個學生妹，一切就變得完全不同。

因為學生妹正值MK時代，對性很好奇，可Hi到反皮。

做愛什麼都很好，陽具不妨更長、陰道可以更窄、鐘數不能太少.....不到高潮不能走。

如是者，中學畢業生只分兩種，一種是食嘢唔走青的青頭仔，還有經驗值滿點的MK男。

今晚，就是今晚。

原本，今晚就是本大爺破處的大日子。

最後卻淪落到要呼吸著叫人作吐的藥水味，在醫院裡接受最慘酷的刑罰。

我敢說，這個世上，沒有人比我為破處付出更加多。

記住我，我叫Peter仔。

==========

病人分類表上的等候時間永遠提示著你，如果你有急症，其實應該直接到手術室，而不是急症室。

如果要等上四個小時的症也算是急症，那麼到一蘭排隊吃拉麵的一干人等其實都應該到醫院腦科檢查。

但我現正身處的情況卻又有點微妙。

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後，很快就有醫生和我診症。工夫做得快是好，但這醫生著實是有點問題。

「先生，不如你真係諗清楚啲？」

眼前這個留著中分短髮的中年醫生，竭而不捨地繼續追問同一條問題。

你有完沒完啊？

「黑色囉！黑色咪黑色囉！我咪講咗係黑色囉！」

強忍著怒氣，我瞪著他又再重覆一次同樣的答案。

醫生似乎很不滿意，重重地吐了口氣，然後從褲袋裡拿出一台黑色的IPhone 5。

「先生，你突然胃痛，之前仲要痾黑屎，係好嚴重嘅事。」

指著手機的背面，他不耐煩地把話接著：

「胃出血，係會導致你痾黑屎，甚至有可能係胃潰瘍！但你唔可以因為覺得啲屎係黑色，就覺得自己胃出血架嘛！」

不能理解他拿出Iphone5的意圖，我搖又搖頭，只想快一點離開。

「咁我真係覺得篤屎係黑色吖嘛！」

「先生！黑色有好多種！」

醫生忽然大喝一聲，把手上的電話推到我的面前，又說道：

「呢隻係深黑色！我隻手錶係黑色，我對皮鞋睇落係黑色，但實情係深啡色。先生，你肯定你嗰篤屎係黑色而唔係深啡色？」

「吓！我諗係黑色掛！」

「咁你都唔可以否定其實係深啡嘅可能性！不如你而家痾一次俾我地驗下啦！」

「邊有可能話痾就痾啊！我胃痛，又唔係腸胃炎！」

指著自己的肚皮，我好氣沒氣地聳聳肩，不想這沒營養的對繼續下去。

「先生，學MC
Jin話齋，過咗去嘅屎就係過咗去嘅屎，都無謂再執著啦。不如你今晚留低，聽朝照下胃鏡啦！」

醫生忽然又歎了口氣，把手機收回褲袋裡，然後轉身又在鍵盤上答答地打著。

什麼？照胃鏡？為什麼要照胃鏡？我只想要胃藥！

「啊……醫生，其實而個個胃又無咁痛啦。反正都無乜大礙，不如唔好照啦！你開兩粒胃藥俾我就得架啦……」

「唔得！如果你真係胃潰瘍，咁就大件事啦！唔駛怕，起錨啦！」

說罷，他拍拍自己的胸口，然後又埋頭處理著不知名的文檔。

看著急症室裡的人來回走動，我知道在不久之後，自己將會被送到某一層的某個病房接受某種似乎很重要的檢查。

今晚，原本是我告別青頭的歷史時刻。

誰又來告訴我，為何今晚的破膜行動，對象竟然變成自己的胃壁？

前途多險詐……

==========

《愛回家》已經快四百集，可想而知大家對免費的娛樂沒什麼要求。

很好，那時間直接倒數到三個小時前。

「啊仔，做咩突然咁孝義啊？」

「多謝你十六年嚟嘅養育之恩吖嘛！」

「等陣先，哇，沙嗲王Cupon？」

老爸一手拿著我忍心割愛的現金券，露出一個複雜的笑容。

什麼嘛，七十元Coupon還不滿意？

「高級嘢嚟架，唔識貨！啊媽跟你咁耐，就捱足咁耐！係時候帶佢出去威下啦！」

我從背包裡拿出兩張戲票，輕輕塞進他恤衫的衣袋裡。

老爸似乎對我報親恩的計劃感到難以置信，又把戲票抽出來看了又看。

「叫我同你老母睇『狂舞派』？派你老母咩我地有肩周炎架仆街仔！」

「個名係用嚟Fake下人架啫！其實套戲係講雷凱恩Fing波Fing足九十分鐘架！」

「咁懸疑？好啦！我最鐘意就係睇偵探片！」

老爸的眉毛跳了跳，強忍著笑意又把戲票夾著現金券放進錢包裡，象徵式地塔塔我的眉。

別那麼客氣哪。

快點走吧！
急忙把老爸送出門，看著他隨升降機的提示音消失不見，心終於安下來。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這時候，手機響起專屬她的聆聲。

是時候了！

「BB，我唔記得買胡椒粉啊……」

擴音器傳來Miki的聲音，提示我期待的晚上終於來臨。

親愛的小女孩，哥哥今天就讓妳成為女人吧！

「傻嘅，我屋企嗰支仲有少少剩，夠用架啦！」

「吓，得唔得架……」

「傻豬，Chok下Chok下就有嘢出架啦！唔信今晚俾妳Chok下！」

「唉啊，唔鬼想睬你！我差唔多到啦，係唔係錦上路嗰個站落車啊？」

怎麼她的聲音今天特別性感。

每一個字都充滿性暗示。

差唔多到？到什麼？到高潮？

錦上路？攻上路還是下路？陰部還是食道？

這個女人字字珠璣，實在太有心計。不得了，不得了。

「係啊，落咗車我去巴士站接妳啦！」

「好啦，再Call。」

語畢，Miki便把通話斷掉。

終於到了這一刻。

今晚我將長驅直進，用我天生的號角為她處女壁的陷落而長奏一首悲歌。

拍拖是什麼？

快快手啪啪啪啦，仲拖？

不枉我精心計劃，用兩人份的戲票和沙嗲王現金券使開老爸老媽，然後接Miki來燭光晚餐。

然後，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火速換上從Chik之堡新買的襯衣，軍綠褲Roll腳配褡仿真Dr.
Marten。加上雪櫃裡從百街買下的西冷和配菜，一切已經準備就緒。

為了這一晚，我秏盡這個月的生活費。午飯不跟同學吃大家樂，只買一個近期又再加價的雙牛芝堡。

這樣把錢十元十元的省下來，才能買到上乘的李嘉誠西冷，還有兩張沒波可以Fing的狂舞派戲票。

捱了這麼久，就只為了今天。

現在慣了不吃正餐，只等晚上在家裡飽餐一頓，反而吃得更多。這陣子胃袋總是隱隱作痛，嘛，算了。為了成為真正的男人，總得有所犧牲。

這時候，手機又再響起聆聲，我知道Miki已經到達，急忙把錢包塞進褲袋裡，然後飛奔到樓下的小巴站。

這時候我不會知道，破處的舞台劇要演到純白的東區醫院。一切準備和計劃只造就了我一生最大的悲劇。

==========

如果上天這麼公道，一切都有借有還。那麼神鐵定在上一世虧欠了我，不然在這一生，我怎可能如此幸運。

除了命運，還有什麼能解釋平凡的我竟然能把上眼前這個亮麗的女生？

在過短的黑色緊身裙下，白晰的長腿急不及待地呼吸起炎夏的空氣。豐滿的乳房把間條背心逼成波浪紋的裹衣。

每次她轉身，總提示著我要用推車的方式，將那充滿彈力的屁股撞散。

七三分的黑髮下，那巴掌大的臉蛋叫人永遠逃避不了對她顏射的遐想。

今晚我就要佔有妳！

吃過晚飯後，我們坐在沙發上看《衝上雪霄2》，踫巧播著Jayden激戰大波空姐的情節，我把手放在Miki的胸脯上，用力地搓了搓。

「喂啊……咁樣會痛架……」

她輕輕推開我的手，臉一下子紅起來。

「咁係咪要停吖？」

我向她的耳吹了一口氣，順勢又輕吻著她的頸。

吸啜過後，雪白的頸留下小小的吻痕，Miki抱著我的頭，把我的臉推得更低，含糊地呻道：

「你夠膽……咪唔好停囉……」

臉壓在她的胸上，隔著那輕薄的小背心，我直接感受著乳罩溫熱的觸感。

正當我打算用口拉開那幼細的肩帶，胃袋卻傳來一陣劇痛。

驟來的痛楚叫我面容扭曲，強忍著不適，我一手扯開Miki的背心。

粉嫩的胸脯就在我的臉前，夢想了十六年的Pink Lin現在就全歸我口中！

本來已充血致敬的小Peter其實早己就緒直接攻城，這時候Miki竟然輕握著我的下體，柔柔在我耳邊哼著：

「佢好曳啊……等我教訓下佢……」

聽罷，我馬上把長褲連同CK Under脫下，露出尺寸叫我萬分自豪的弟弟。

她用手把短裙掀起，露出棉質的藍色內褲。

看著中央處著深藍的水漬，我知道，yes，We’re ready！

直當我打算長驅直八盤絲洞，胃囊突然傳出更強意的痛意，一下子叫我跌在地上，小弟猛地縮水。

半裸的我倒在客廳的地墊上，現場只剩下衣衫不整的漂亮女生張惶地從雜亂的手袋裡找出手提電話。

這一刻我還未意識到，原來這一個月苦苦準備的，其實並非美好的性愛啟蒙之夜。

第二炮

醫生單方面決定要我留院後，我便被抬上推床，然後被送到病房去。

一路上，隨行的Miki憂心忡忡地握著我的手，人家不知情還以為我有腦癌。

好好的初夜竟然被胃痛打亂，實在太不值。

不用掀開查看真猜得到，她內褲的天然ky已化為水漬。一切美好的幻想和戒J一個月的努力，原來早就隨我縮掉的陽具一樣化為煙塵。

「其實而家唔俾探病架，小姐妳陪多佢一陣就好走啦！」

實習護士放下替換的病人服，識相地寬限我們這對苦命鴛鴦。

Miki向她點點頭，便笑著目送她除除離開了病房。

「對唔住啊Miki……本來今晚我地應該…」

「應該？應該咩啊？」

Miki輕輕掐了掐我的臉，笑容得很嫵媚。

恨不得就把妳就地正法！

「應該……唉，算啦，無嘢啦。」

裝出一幅慘相，我刻意別過頭去，把臉埋在枕頭裡。

她也該意猶未盡吧？

過了好一會，Miki仍然沒有動靜。

為了不失霸氣，我只能強忍著起床的衝動，維持著這鬥氣的氛圍。

忽爾傳來拉動布簾的聲音，隨布料的摩擦聲靜止，Miki還是沒有開口。

正當我打算回頭查看她的動靜，身上的綿被突然被拉起來，掩過了我的頭。

「噓，唔好出聲。」

隨Miki甜美的聲音落下，我的皮帶忽然被解開，長褲和內褲一同被扯下來。

直覺提示我不應該掀起被子，否則一切將化為烏有。

突然間，陰囊傳來一陣酥麻，Miki的指頭在叢林間遊走，不忘又輕輕套弄可愛的小Peter。

這是醫院的特別服務麼？

當弟弟極速充電後，嫩滑的手心不停摩擦著它粗糙的表皮。

一個月以來的忍耐在這種隨時被發現的緊張感下，更快速地到達極限。

在Miki的連番套弄下，小Peter微微跳動，本來以為按摩服務快將結束，Miki卻突然哼出這個晚上最撩人的話：

「做咩啊？咁就玩完啦？」

不等我否認，下體又傳來濕潤溫熱的觸感。舌苔靈巧地撥動弟弟的頭，周遭的空氣被抽光，小Peter忽爾進入真空狀態。

Oh my god！這就是口交！

吸啜的聲音愈來愈大，Miki的口水溢出，劃過我的陰囊把床單污濕。

雖然技巧並不純熟（我應該期望她經驗老到嗎？），但這個黑暗中的興奮已足以叫我的子孫傾巢而出。

正當我打算來一發突如其來的口爆，小Peter卻忽然被放回地球。

臉上的被子被拉開，冰涼的空氣混雜醫院獨有的藥水味衝上我的臉。

看著Miki用手把長長的劉海撥到耳後，嘴邊的水痕流到白晰的頸項，提示我那沒有映像的快感絕對不是夢境。

「今日到此為止啦衰人。」

她向我做了個鬼臉，然後提起床邊的手袋。

「乖乖地照胃鏡，出院之後你想點咪點囉.....」

Miki漲紅了臉，將床上的病人服拋到我仍然激動的弟弟上。

這回竟然塞翁失馬！

快速換上了衣服，和Miki一起拉開包圍病床的布簾。

附近留醫的老伯們奇異的目光隨之襲來，這叫Miki相當尷尬，急忙跑出了病房。

撐起的褲襠仍然沒有冷卻的跡象，迎著老伯們的目光，我自豪地笑了笑，然後又翻好了被子。

不理性的激情是年輕的特權！

想不到平素嬌羞的Miki竟然這樣大膽，看來她還是有著淫蔑的基因。

想到這裡，強忍著發射的衝動，我抱著這粗糙的綿被，伴著春夢徐徐入眠。

明天就可以出院，之後便可以跟Miki……

掠過無數體位的軍事演習，不知睡了多久，一把熟悉的聲音卻把我從摸擬操練中敲醒。

「先生？先生？」

摻雜刺眼的陽光，睫毛擋不住眼前模糊的人影。

揉了揉眼睛，漸漸適應過來，人影開始集中，分出不同的顏色。

「先生，唔好意思，因為今日入院人數比較多，所以你要遲少少先照到胃鏡。」

等等，這中間分界的條古髮形，還有那冷冰冰的低沉語調。

他不就是，不就是那個叫我留院的混帳？

「吓？咩話？咁我今日出唔出到院啊？」

破處的計劃已經推遲了一天，怎可能為你再次拖慢進度！

「出唔出到院，其實唔重要。可唔可以健健康康咁出院先最重要！Check吓胃穿窿，有你幫手，梗會成功！」

亮給我一根大姆指，醫生哈哈地露出弱能的笑容。

不幽默！完全不好笑！

「我今晚有緊要……」

「啊，係啦！先生，你而家急唔急屎？」

沒等我說完，醫生放下手上的文件，走到我的床邊。

本大爺的腸道怎可能隨時為你臑動！

「唔急啊！」

「唔急唔緊要。先生，你轉一轉身先啦。」

話音剛落，他身旁的護士便動身把布簾拉上。

喂，喂！為什麼要這樣隱蔽？為什麼要轉身？

「放心啦先生，我好專業架！」

隨即戴上肉色的手套，向護士發了個眼色，醫生點頭向我笑了笑。

笑什麼！為什麼要戴手套！

這時候，護士遞上一支藍白色的藥膏。

等等，這很面熟！

看著印在上頭藍色的字，空氣中敲起無聲的喪鐘。

「先生，我而家幫你探探肛先。放心，我好專業架！」

第三炮

務求徹底清理大便的遺物，每次我都會在便溺過後都會用上大量的廁紙。

無論我的衛生意識再強，我亦從未想得那麼盡，要清潔大腸的內壁。

除了排便，對於肛門，我只能聯想到肛交。

每當我看到AV裡，男優把粗得過份的陽具插進女優那緊閉的後庭，看著女優面上那痛苦的表情隱含不道德的快感，便覺得這生人一定要試一回。

在一年前參加聯校運動會時，我認識了初戀女友Miki。作為長跑選手的她雙腿沒有多餘的脂肪，健美的線條卻又不會帶有股肉感。

為了方便跑步，Miki穿上緊身的超短跑褲。屁股圓渾而富有強韌的彈力，隨她快速的步伐，兩圓肥肉淫蔑地彈動。

在之後的約會中，她都不吝嗇展露自己修長的雙腿，穿上緊身的短裙，任由充滿肉感的屁股逼出內褲的線條。

我們住得很近，為了鍛練體力，每次送她回家我們都不惜爬上十七層的樓梯。走到一半，我就會刻意墮後，在樓梯的下方看著Miki踏著厚墊拖鞋一步一步摩擦出挑逗的味道。

本來我就決心，終有一天，當我們互相奪取對方的第一次後，我就要一舉進軍那隱秘的桃花穴。

塗滿潤滑劑，腰枝一挺，然後插入屁股的最深深處。

所以，所以……

所以說，被插入的怎可能是我！

「唔駛咁驚，例行檢查嚟啫！」

醫生把潤滑劑均勻地塗在食指，肉色的手套一下子變得半透，那個濕潤的感覺叫人好不安。

那一支是KY！肯定是KY！

「等陣先！醫生！我好似急急地啦而家！」

急忙拉起綿被，我把身子貼近床頭。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哦？咁你而家痾唔痾得出先？」

向後退了一步，醫生皺著眉搖了搖頭。

喂！為什麼你好像失望？

「而家痾得出，但係好接近！哇愈講就愈接近，feel到啦，哇，feel到嚟緊料啦！」

按著肚子，作勢快要肚瀉，我抓狂地俯著身亂叫。

這樣你就不能得逞了罷！

「咁就好啦，你等一陣啊吓。」

醫生向護士又打了個眼色，然後狡猾地笑了笑。

隨醫生的手勢，她走出了布幕，圍牆之內只剩下我們二人。

為什麼！為什麼一個醫生會這樣渴望探肛！為什麼你要笑！還有那個護士跑到哪裡去啦？

來人！我要換醫生！

「先生，點解咁抗拒探肛呢？」

「吓，咁我諗正常都唔會好鐘意探肛嘅。」

「唉，好多人初初都唔慣，之後慢慢就會明架啦……」

他還不肯脫下手套，只是看著那透明的潤漫劑閃映著病房的燈光，眼睛半合地笑了笑。

等等，為什麼我要習慣探肛！

「吓，明咩啊……」

「陣間你咪知囉。」

別對著我笑！你好噁心！護士呢？跑到哪裡去啦？

這時後，布簾被拉開，出走的護士終於回來。

「先生，如果你急，就痾喺度啦。我同醫生喺外面等你。」

護士把便兜放在木架上，輕輕地敲了一敲。

我不過是胃痛！怎可能勞煩兩位專業人士等我的大便化驗樣本！今天不是特別忙嗎？

「唔駛等我啦！可能有排等架！你地去做嘢先啦，我痾得出會搵你地架啦！」

「有排等？咁即使唔算好急啦。」

說罷，醫生甩甩手，來回伸展著自己的手指。

中伏。

「先生，我地醫院唔係得你一個病人架！你可唔可以合作啲？」

護士竟然在這種時候插話。

喂喂，你們倆實在太有默契，快點結婚吧！

「先生，你真係轉一轉身先啦，好快就會完架啦。」

醫生終於忍不住走到我的身邊，把我的被子掀開。

就在這一刻，最不幸的巧合發生了。

冰涼的空氣隨醫生的動作湧到我的身上，尺寸過大的褲子提供了足夠的空間讓下半身的每一個細胞呼吸。一整夜的連場春夢，附帶著Miki唾液留下的氣味和觸感，讓小Peter挺立了一整晚，至今仍然非常精神。

褲襠撐起了高高的帳幕，這一刻全場的空氣突然凝結，醫生和護士不發一言，目光投射在激情留下的後遺。

玩完了。

「哈哈哈哈，明嘅，明嘅。」

醫生忽然抬起頭大笑，然後滿意地點點頭。

你到底明白了什麼？

「唔係啊！其實係……」

因我的女友昨晚在這裡幫我手淫和口交，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難道我可以這樣解釋嗎？

「點都好啦，呢個係一個好開始。嗱，你轉身先。」

醫生的手愈來愈接近，迎著那叫人作吐的笑容，我知道，今次劫數難逃。

這算個鬼好開始，我這生可完蛋了！

第四炮

「無錯啦，唔駛驚，放鬆啲啦。」

褲子被脫下來，屁股朝天展露在大氣之中，每吋皮膚都變得冷涼起來。

醫生又多添了一些潤滑劑，陶醉地塗滿整隻食指。

喂，抽取樣本要抽得那麼深嗎？

「欸，醫生，其實我要去照胃鏡架啦，有無出血嗰陣都會知，不如……」

「不如乜嘢？」

用力在木架上一拍，醫生嚴正辭嚴地指著我的屁眼，又把話接下去：

「不如唔好探肛？你真係好無知。去到胃痛呢一步，其實已經好遲。身體已經響起警號，同你講，吔咩嗲，唔好再傷害佢！去到呢一步，嚟到醫院你竟然唔接受全面嘅檢查？」

轉過頭來看著他板一張撲克臉臉說出孔子級數的演講辭，忽需說不出話，面對這閃著亮光的膠手套我竟然有點慚愧。

其實他不就是個對病人健康執著的好醫生嗎？我就犯得著如此敏感？

發現我的動搖，他用另一隻手塔塔我的肩，又笑著說：

「先生，我知道第一次係會有啲驚，但係你唔好忘記，我會喺你後面Push你，大大力咁Push你！放心啦！」

因麼說話內容，醫生的腰幹用力地擺前了幾回，然後向我打了一個暖昧的眼色。

Fuck you！

我這個笨蛋！這個人根本就是個戀態！

「好啦，仲有好多病人要等醫生處理架，先生你合作啲啦！」

怎麼這個臭屁護士永遠都挑中時間插話！妳們果然是拍檔對不對！

一時間被護士打岔了，說題又扯回去探肛的問題上，醫生隨著節奏向我點點頭，順理成章的按著我的腰。

「我唔客氣啦！」

你不用這樣禮貌！我不是任你魚肉的拖羅壽司！

話音剛落，冷涼的觸感從後庭襲來。

濕潤的感覺在菊花洞前來回刺激著我的肛門，雖然基於角度問題我看不到醫生的臉，但他現在一定很興奮，因為他的指頭在打震！

「醫生！你得未啊！」

「哦？做咩啊，你忍唔住想要啦？」

說罷他輕力戳著我的菊門，更大聲的笑了笑。

我操你娘的子宮壁！你怎樣跳到這個結論！

「好啦，咁我嚟架啦，唏！」

隨著他那薛家燕式的加油聲，指頭忽然全速前進，一舉進軍到我的肛門裡。

對，是一整隻手指！一整隻手指！

有什麼醫生要盡責到這個地步！你小覷前方的大便嗎？前方的大便就不是大便嗎？為什麼要鑽得這樣深！

突如其來的插入叫我的心臟有那麼一刻鐘的停頓，全身的細胞緊縮起來，雙腳像跳水一樣縮得筆直。

這根本不是探肛，這是徐錦江！

「嗚……啊……」

無論我多用力咬著唇還是關不住痛苦的呻吟聲，從空氣中盪起我災難的音頻那刻起，我意識到最可怕的是即將來臨。
「估唔到你第一次就咁Enjoy，而家啲九十後真係好嘢。」

任憑你自行解讀罷，我已經習慣了！還有，不要把九十後整代人給扯進來！

「好啦，as you wish，我出招啦！」

沒來得及破口大罵，醫生便開始慢慢抽出自己的食指。

本以為這種結構性的破壞終於完結，他卻在下一秒極快的速度再次插入。

好痛！

他手指的抽動慢慢磨出異樣的節拍感，不用看他的表情都猜得到他一定好享受！

好痛！還有好想大便！

一定要叫停他！Peter仔你要有勇氣！

「喂！停啦停啦停啦！」

說罷我立即向前爬行，完全脫離他那怪奇的醫學觸手。

但我脫身的動作，竟然造就了全程最強烈的抽動，自救的過程卻成為最後的殘虐。

肛門終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清涼感刺痛地告慰著我那險被搗爛的後庭，看著醫生那張惶的臉，我就無名火起！

你這個混帳！

第五炮

你求知慾就這麼強，什麼都要鑽得那樣深才考得進醫科對不對？

肛門附近的大便就這麼不可靠嗎？你為什麼要把它邊緣化！

你就非得要整根手指插進去才甘心？你滿口仁義道德，實際只想從後面拮！

「喂！好啦喎！我情況係咪咁嚴重啊！差啲俾你腸道捅到上食道！」

面對我的從容，醫生和護士這對二人組明顯完全不在意，只是稍微平伏下來，淡淡地歎了口氣。

喂喂，要嘆息的人是我好嗎！

「先生，你十幾歲仔，對人類咁複雜的身體結構有知得幾多？枉我一片苦心.....」

「一片苦心？真係唔該你喎！我而家坐喺度都痛啊！」

聽罷，醫生看著急忙拉好褲頭的我，又回望自己那閃著油光的手，滿足地笑了笑。

「九十後真係唔聽人講嘢，都話過多幾次你就會慣。到時可能你仲會求我多啲同你檢查添。」

這根本不是重點！會求你多驗幾回的一定是背肌斷裂傢伙！

無論我多努力呼吸，也嗅不到內疚的味道。啊啊啊，我就得接受自己的肛括肌白白地被摧毀嗎？我明是是胃痛，怎麼反而落到和中年醫生食指肛交的下場？

「痛到咁嘅檢查我都係第一次做！你咁樣根本就係刑事毀壞！」

聽到我的指控，站在床尾的護士抬頭大笑了幾聲，撐著木架看著我說：

「刑事毀壞？哈哈哈哈，不如叫破壞公物啦！」

公物？我的大腸是公物？這是菊花臺不是宋皇臺！

所以說是共產主義的理念多可怕，我的肛門就是你的肛門，噢，這可真方便，像去圖書館借書可以塗污幾頁再還回去對不對？

香港算個鬼民主社會，民主黨給我站出來爭取探肛自由！

對了對了，何俊仁在哪裡？沒跟斯諾登走到外國的話，應該又會被扑穿頭罷！真巧合，也在東區醫院嗎？雖然沒記者，但求你也來見見這個好醫生！

聽著醫生和護士那些起彼落的恥笑聲，實在叫人太不爽！

我就這麼一個年輕人，來照胃鏡前沒好好鍛練自己的肛門還真對不起！

我應該大事化小，好好原諒你把我的肛門小事化大再化大！

「而家一隻手指你就叫救命，他朝我用兩隻手指你仲得了？」

醫生擺出加滕San的手勢向我搖搖頭，似乎對我的肛門好失望。

原來是我不夠包容，還真非常抱歉！

到了這種時候，病人已經擺出反抗姿態，眼前的這對最佳拍檔竟然還有心情為我的肛門彈力嘆息。

過往的俱往已。這回踫上這個吉野家，就當買個教訓，好！我忍！

「點、點都好啦！而家肛你又探完，要問嘅都問哂，你地可以走啦！仲有，我作為病人係有權利拒絕任何形式嘅檢查！唔該話我知幾時可以照胃鏡，然後Get out！」

這是我起床至今最有型的一刻了！

聽罷，醫生緩緩地脫下手套，那種安然接受的態度平靜得好不自然，才玩到食指你就甘心了嗎？

不發一言，護子把便兜擱在木架上的一角，又提著床尾的病歷報告讓醫生草草的刻下簽名。

在突如其來的沉默中，一切步驟順暢得過份，布簾被護士拉開，手套被醫生掉到垃圾筒裡。所有事情本應停留在逗號，現在卻忽爾落到終點。

他們真的放棄了嗎？

「先生，今日嘅腸道檢查已經完成。好遺憾至今都係無足夠的資料判斷你的詳細病情，一切都要等胃鏡嘅報告。」

所以我今天就白白被你捅了這一記對不對？

人生本來就有很多事情是徒勞無功的喔對不對？

「咁我幾時可以照胃鐘啊？」

直入重點罷！

「嗯，詳細時間我答唔到你，但係你預五點左右啦。」

護士一邊整理著手上的文件夾，一邊好氣沒氣地敷衍著我。

啊啊，你們快點消失吧，我們我的菊花都不想見到這對絕命菊狂，走罷走罷。

「好啦，我地聽日見。」

醫生禮貌地向我點點頭，然後向護士示意要離開病房。

就這麼合我的意嗎？

就在我幾乎相信這不真實的幸運的這一刻，醫生回頭拋來一句：

「先生，希望下聽日嘅你，會比今日有更好嘅表現，我好期待。」

就留下這麼一句，便頂著這一頭中分的油光消失在我的跟前。

明天還會來？有胃鏡的報告還不足夠嗎？還有！你到底在期待什麼？我還有可以有什麼表現？

你期望我把十二指腸都給噴出來嗎？你以為這是國慶的煙花？

看看手機的屏幕，發現原來才上午十時正。不是還有七個小時嗎？

昨晚未完的事，今天得好好繼續！

把連線到Miki的手機，每一下等待的訊號音都顯得比平日更煩人。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喂，BB？」

Miki那甜美的聲線從擴音器中傳來，這賴床鬼怎麼這麼早便起床了，果然在擔心我嗎？

「頭先發生咗好多事，我好需要妳啊！我今日五點幾照胃鏡，你可唔可以嚟陪我吖？」

「傻佬，我化緊妝，就嚟出門口啦。十一點見啦！」

她那一聲嬌嬌的俏罵聲足收叫我肛門死去的細胞自然復活，這一切的犧牲終於有了那麼一點點的價值。

「好啦，咁一陣見！Miss you, love you！」

隨我那過份肉麻的道別，病房內又回復寧靜。仿佛一切從未發生，我後方的刺痛只是在醫院展開激列性愛的熱情序曲，所有事情只屬抽離現實的幻想。

正我打算享受這充滿期待的沉默，評核著不同體位的優劣的時候，隔邊病床的老伯忽然望向我的方向，失聲地笑了笑。

「後生仔，你真係唔識貨。頭先個醫生手勢不知幾掂，聽日啦，聽日你就會上癮架啦！」

看著他臉上的皺紋慢慢組成洋溢滿足感的圖騰，我意識到這個人好不妙。

怎麼突然提起這檔事？

「呢個醫生好嘢啊，節奏好勁度足，I like it！唔係你估我真係咁多病要入廠啊？」

說罷，老伯點點頭，含笑把手放在自己的屁股上拍了幾回，然後又轉身看著床頭的雜誌。

喂喂，這醫院是什麼回事啦！

第六炮

現在，時鐘顯示著二時十七分。

拉好了床邊的布簾，在這偌大的空間，只剩下我，還有世上最可愛的女生。

「照足頭先你電話咁講啦，咁樣……你滿唔滿意啊？」

Miki把頭拱到我的耳邊，輕輕地呵出極其挑逗的一句。

我把手放在她那軟綿綿的胸部上，隔著那涼薄的校服，我的手和Miki曖昧地交換著體溫。

她不禁四處張望，沒有人見到吧？沒有人見到吧？那慌張的神色叫她看起來很迷人。

嗯，看倌們猜對了，她現在沒穿乳罩。

「滿意就滿意啦，不過未滿足咁囉。」

我指著小Peter皺了皺眉，然後一把抓著她的腰。

「喂啊，呢度醫院嚟架！」

「哦！好囉，咁我唔去照胃鏡啦！」

我把身子別到另一邊，擺出賭氣的模樣。

這時候Miki單膝跪在病床上，一手捉著我的肩想要把我拉回來。

「喂！我都已經聽你話著校服嚟，仲除埋……under啦……你可唔可以唔好咁細路仔脾氣啊。」

說罷，她用力往我的胸口搥了一記，然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看著她那漲紅的臉，我知道自己這回是過份了一點。

我們學校的女裝夏季校服是白色短袖恤衫加束腰藍色半截腰，要她真空探病其實已經完全地挑戰著Miki的底線。

一直用毛衣掩著上身的她，直到坐在病床旁邊才肯穿下那和氣溫脫節的厚重衣裝。

面對這樣的她，其實我還有什麼資格去耍性子。

「對唔住啊BB……」

說未說完，我一手把她的頭按近，把舌頭迎上她張惶地打開的嘴。

一消一秒，她便熟練地吸吮著我的唇，我們的唾液溫暖地融混，她維持著單膝脆在床上上的姿態上身

輕輕地壓著我的胸口。

這種女上男下的吻沒有隨時間靜止，我順勢一手解開她恤衫的一粒夥鈕，五根指頭化為鬼祟的妖精，騷動地接近著她豐盈的右乳。

面對突如其來的侵襲，她下意識地推開我，但基於力量上的差距，Miki只能維持在同樣的姿勢和我接吻。

這時候我的食指和姆指已經到達目的地，試探性地輕輕撩動Miki的乳頭。

指頭來回的掃動挑逗著她的情慾神經，叫她更用力地吸吮著我的舌頭，雙手不期然地抱著我的頭，更用力地接吻。

見機不可失，我把兩掌都伸進那純白的襯衣裡，一把掐住她的乳頭。就這樣維持著輕重交疊的掐動，Miki忽然把舌頭從我的嘴著抽出，嬌嬌地喘了一聲。

她臉上的紅暈滲著點點性感的微汗，在視線交疊的一刻，我所有的血都衝動小Peter的腦裡。

我一手伸進她的深藍的校裙內，正當我打算把她的內褲脫下，卻摸到了滲著微漫的渾圓屁股。

「BB妳……無著底褲？」

看著我那驚訝的神情，Miki愕著地皺著眉，半開的襯衣微微濕掉，叫粉嫩的乳暈隱隱地投射在我的眼角裡。

「咁你叫我唔好著under吖嘛……」

話音未落，小Peter昂然挺立在麻質的褲襠裡，我瞪著她挺拔的雙乳，扶起身子貪焚地隔著校服輕咬她的乳頭。

雙手沒閒下來，一手用力地掐著那充滿彈力的屁股，一手隨著濃密的陰毛探進她的淫穴裡。

就在觸踫到她陰唇的一刻，我全身的動作靜止下來。

指頭裡濕潤的感覺填滿，微燙的穴口流出溫溫的小溪，叫側旁的亂草滋濕得雜亂無章。

被發現內心那不道德的期許，Miki羞紅著臉抱著我的頭濕吻，我右手的指頭輕輕地撩動裙內那小小的櫻唇，叫她那幼小的腰來回跳動，舌動的動作不規則地加快。

彼此的呼吸隨我指頭的不禮貌窺視而變得粗重，空氣瀰漫著躁動的氛圍。過度的濕潤叫我忍禁不住，輕力一戳，把指頭送進了水源的入口。

這突如其來的刺激叫Miki的眉頭皺得好緊，身體拉直，把我在雙腿間探視的手夾著有點痛。

我知道她已經到達極限。

正當我想把褲子脫下來，在醫院享受第一次做愛的樂趣時，Miki把唇貼到我的耳邊。

「六號床做咩會無啦啦圍咗簾嘅？醫生嚟咗咩？」

等等，這句對白好不對調！這把聲音討厭地耳熟。

啊啊啊啊！是那個和醫生很有默契的護士！

Miki知道勢色不對馬上轉身把毛衣套在身上，看著小Peter不聽話地如此精神，只好趕急坐在床上把綿被拉好，擺出一幅若無其事的模樣。

就在Miki套好毛衣，頭鬆披亂的一刻，白色的布簾被拉開，隨陽光闖進我視線範圍內的身影，叫我呼吸到不安的味道。

「兩位，做咩無啦啦圍簾啊？你地頭先做緊咩啊？」

面對護士一臉正色的提問，Miki不知所措地別過頭去，忙著整理自己的頭髮。看著那叫人作吐的神色，我交疊雙手，沉沉地呼了一口氣。

「傾計囉，唔通探肛咩。」

看著我那不爽的臉，護士一如以往地冷靜。瞥了瞥神色慌張的Miki，她若有所思地搖了搖頭。

「我唔理你地頭先發生咩事啦，總之就唔好亂咁拉簾。仲有，你夠鐘跟我嚟啦。」

「吓，去邊啊？」

護士明顯已經厭倦了向我解釋所有和我有關的流程，只是冷笑了一聲，然後指著我說：

「去邊？去照胃鏡囉！唔通去探肛咩？」

一時語塞，我看著她那囂張的表情，沒時間為再一次錯過做愛的時機嘆息，更沒意識到，所謂的探肛只是放學ICU的等級，接下來我要面對的，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六點半新聞。

無線新聞，獲獲都甘。